

亞洲反共的新形勢

葉 胡

高棉、越南相繼變色，這是戰後三十年來，繼中國大陸淪陷後第二幕大悲劇的落幕，此不僅是自由亞洲國家的恥辱，亦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敗筆。但我們對於這一悲劇性的演變，並不認為意外。美軍當年仗義出兵，介入越戰，而又局限於不求勝的「警察行動」，已註定其勞而無功的後果。至巴黎停火協定草草簽訂，片面撤兵，更無異助長了共軍席捲鯨吞的兇險。越南二千萬人民從此陷入極悲慘的命運，對東南亞乃至對整個世界，都是深刻而嚴酷的教訓。由於共黨的作祟，與美國的新孤立主義的得勢，今後亞洲勢將面臨更艱鉅的、長期的反共鬥爭。

亞洲當前不利的情勢，並非突然發生，乃是積漸而來，最大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大陸的淪陷。回憶民國三十七年十月，當戡亂形勢逆轉，東北戰局糜爛之時，故總統蔣公在那一個月之中，兩度巡遊瀋陽。十月二十九日在北平答美記者問，分析戰局時指出，東北如不幸淪陷，中國大陸將難期保全。

萬一大陸不守，則全亞洲皆必將受到共黨赤禍的威脅。蔣公強調，「欲免大戰災禍，必先拯救中國」。我們偉大領袖愛國之誠，憂世之深，與論斷之真切，於今不幸而歷歷如驗。世人現已完全瞭解，越戰一如韓戰，都是中國大陸沉淪的直接後果；更應注意的是，越南今日之失，是俄毛魔掌由陸地向海洋伸張，對自由世界更凶險的挑戰。越南的得失，決不止是一國或一地區的問題。

美國失敗原因

共黨在中南半島得逞後，其所產生的影響力，已波及東南亞其他國家。泰國已通知美國，在一年之內撤出所有的美軍。菲律賓總統馬可仕，也開始重新評估非律賓與美國的關係了，包括非律賓是否願意讓美國在境內保留軍事基地的問題。

在其他地區，美國也面臨了重重難題：葡萄牙突然走向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左翼獨裁政權。美國在南歐的基地，也因土耳其和希臘對於塞浦路斯問題的糾紛而受到威脅。甚至在西歐的若干國家裏，都已有人認為：希臘、土耳其及葡萄牙，已不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堅強而可信的盟國了。再加上義大利在經濟及政治上的積弱不振，南歐的防衛也因此變得愈為困難。

第二次大戰期間，日本軍閥於民國二十九年壓迫法國維琪政府，以「假道」為名，登陸海防，佔領全越。我國斥之為「太平洋上的另一個九一八事件」。美總統羅斯福旋即下令，凍結日本在美資金，等於宣佈對日經濟絕交。越一年而珍珠港事件爆發，美日終於不免一戰。

歷史未必完全循過去的軌跡重演，今日之事遠較第二次大戰為複雜。俄毛全力支援各國共黨，打着「民族解放戰爭」旗號，利用有限戰爭、代理戰爭的形式，一步步推動其「埋葬資本主義國家」，「造天下的反」的狂圖。棉越都是血淋淋的眼前證據，俄毛在「和解」口號掩護之下，一分鐘也未停止過肢解自由陣營、摧殘世界和平的行動。

兵學家克勞塞維茨斷言，戰爭規模及其努力的大小，決定於戰爭的目標，即戰爭的政治目的。俄毛雖有內訌，但其「赤化世界」的狂想則祇有手段的區分，決無本質的歧異。它們一再表明，在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之間，和平共存絕無可能；黑魯雪夫所謂「除非龍蝦學會吹口哨，否則我們決不會放棄共產主義」，並非戲言。另一方面，俄毛又都有其現實的考量，能認清自身權力的限度。如棉越之戰，正是俄毛避免主力決戰，却能達成擴張的典型。無論它們用甚麼手法，其作戰目標要把「美帝」鬥垮、鬥倒、鬥臭，則始終如一。

這一連串事實的發展，逼使華府開始重估其外交政策。

據四月七日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」雜誌指出，美國外交政策失敗的原因，有下列五點：

一、美國還一直想在目前這個複雜的世界中做太多的事。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認為：「我們一直設法要做中東和事佬，又不讓蘇俄插手進來；我們也一直試圖透過盟國，阻止共黨向東南亞地區發展；或容許我們必須接受一項事實，那就是現在的勢力及影響力已不能和二十年前相比了。」

二、季辛吉國務卿那套「魔杖式」的外交手段，已首次遭到重大的懷疑，他與蘇俄及毛共所達成的「和解」，以及他在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之後，分隔以阿軍隊的協議，固然亦可算是成就。然而，季辛吉的「魔法」在塞浦路斯危機中失效了。而在孟加拉戰爭期間，季辛吉也因傾向巴基斯坦疏遠了印度。同時，他一直未能與拉丁美洲國家建立密切的關係，也無法緩和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磨擦，誠如季辛吉的一位助理所批評的：「他最大的弱點是不能授權他人，因而，全世界的許多地區如拉丁美洲，非洲，亞洲大部份地區，以及國際經濟政策方面均遭忽略」了。

三、水門事件消耗了尼克森政府大部份的時間及精力，使美國的信用在國內外均遭到懷疑，並使國會有機會在外交決策上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、而且通常是敵對的角色。季辛吉三月二十六日在記者會上說：「一個主要國家的威信，若是長久受到攻訐，而猶希望不致在外交政策方面付出代價，那是不可能的。」

四、國會對於行政機構——總統、國務院及國防部——限制過嚴。例如，國會削減了對土耳其的軍援，又在處理美俄貿易協定之時，規定給予蘇俄的最高貸款額，並要求蘇俄要給予猶太人往外移民的自由，致使美俄貿易協議終於胎死腹中。同時，國會也一直不願意批准援助高棉及越南的額外經費。

五、由於失業率及物價繼續上升而造成的經濟衰退，已使許多美國人反對再進一步的捲入世界問題。因此，許多人認爲「關閉自守」乃是逃避世界責任問題的一條途徑。當然，原因多的是，但僅此五項，業已說明美國的現實與理想脫節，行動與言論不符，而表現於外層者，就是外交政策的失敗。

美國何以會到這種地步，據四月七日「時代」雜誌分析，認爲是不難追查出來的。

從歷史的觀點來分析：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美國即處於一種近乎全能的不尋常的狀態中。隨着大戰的結束，美國的地位愈形加強。在這個時候，美國擁有獨占性的核子武力，並在工業上佔盡優勢，以致在一九五〇年時，美國的貨物及勞務竟佔了全世界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
由心理上看，美國也是滿懷自信的。它在戰爭中分別擊敗了納粹及日本軍閥這兩個本質邪惡的敵手；它的道德立場因此一向截然分明。接着，美國又準備對付另一個懷有世界野心的敵人——國際共黨。

一九四五年至六五年這個時代的美國政策，極合時代潮流，並具極大成效，其中包括西歐的獨立。但是世界變了，美國在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那種團結的作風也就跟着變了。

現在，福特和季辛吉必須要在一種遠比過去充滿敵意的氣氛下，來應付許多更加困難的問題。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，美國介入越戰之舉終於使它慘痛的認清美國力量的有限。最重要的是，過去一直作爲美國外交政策主流的那種單純而率直的反共運動，已不再是單純的事了。

基
礎的和平新體制。

從剛果到湄公河三角洲，美國的政策一向是要對付共黨。但到了現在，美國人却不得不接受其顯然矛盾的國家政策，一方面在世界各地打擊共黨的暴亂活動，一方面却又支持，甚至稱頌共黨強權所進行的「和解」。

在其他方面這個世界愈趨複雜，經濟關係也日益密切。低度開發國家不斷向工業國家要求分享更大的世界財富。權力集團鬆弛了，被保護國家拒絕再做保護。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郝夫曼和許多批評家一樣，認爲美國一直忽略了這個變動的世界，仍然念念不忘超級強權的外交手段。郝夫曼認爲，季辛吉非常聰明而正確的設法使美國的對俄政策，由一種敵對關係，轉變爲

美國政策矛盾

半敵對、半合作的關係。季辛吉察覺老舊的冷戰觀念已漸告瓦解，因為這意味著美國須在世界各地警戒。而美國人又已厭倦如此做下去。

郝夫曼指出：季辛吉儘管設法要改變這項舊觀念，却又以為如果他能掌握重要的美俄關係，其他的各項問題才可迎刃而解。但是問題出在，這兩個超級強國控制世界政治的力量已是愈來愈少。

誠然，美國一旦提出承諾，必須遵守此一承諾。雖然關於此一承諾應於何時充分履行不免會有一些爭論。因此之故，美國對於它的承諾的方式及對象應須特別謹慎，簡言之，美國的政策應有個輕重之分。那麼，美國應在何處以及基於什麼原因來提供它的承諾呢？這就是當政者，智慧的考驗。很顯然的，美國坐視棉越局勢惡化，是無法向友邦、甚至向歷史交代的。

島嶼戰略地帶

東南亞反共戰線，因高棉、越南反共戰鬥的失敗而瓦解，因此，自由世界的反共鬥爭，也就難望在東南亞實施圍堵政策了。現在重要的問題乃是，東南亞反共防線的被突破，圍堵政策還具有什麼意義與作用呢？嚴格的說，圍堵政策原就是挨打政策，大大的違反了「進攻是最好的防守」的戰略原則，更違反了進攻是反共最好的戰略的政理原則的。

不過，就目前的世界局勢而論，自由世界的反共戰鬥，仍未能超越圍堵的範疇，然則，亡羊補牢，計將安在？我們便不能不重視東北亞的形勢了。

所謂東北亞，應指韓國、日本與中華民國而言，其戰略地理是朝鮮半島、日本三島（包括琉球）與台灣金馬，由此構成的「島嶼戰略地帶」。這一戰略地帶，也構成了對亞洲大陸的新月形包圍戰略形勢。

島嶼戰略地帶的優勢是海權與空權。關於海權與陸權的優劣形勢問題，過去戰略家頗有爭論，陸權論者認為，心臟大陸縱深廣闊，為海權力量所不及，所以俄國在抵抗拿破崙與希特勒兩次進攻中都獲勝，日本侵華亦終告失敗。但是，海權論者則認為，沿海地區（西歐）及島嶼國家因海洋交通的四通八達，而發展工商業，擁有雄厚的工業力量，亦即擁有高度的現代化戰力。為大陸心臟地區以農業為主要生產形態的國家所不及（美國為陸權與海權兼具的國家，自當別論）。

如此的爭論，因空權的興起而告解決，換言之，海權加上空權，可以摧毀陸權；海權加上空權，至少亦可以圍堵陸權加上空權的擴張。世界第二次大戰，證明了這一戰略理論。

所以，即令就圍堵政策的消極意義言，要阻遏東南亞局勢變化後的共黨擴張，非依賴東北亞的戰略島嶼地帶不可，亦非以寄望於上述對亞洲大陸的新月形包圍戰略形勢不可。在這島嶼戰略地帶，擁有亞洲最強大的工業力量（日本），亞洲最強大的反共武力（中華民國與韓國），以及通過韓國、日本、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協防條約，而擁有世界最大的海權與空權力量。只要韓國、日本與中華民國在反共的大戰略下相互支援，只要美國遵守條約義務與協防諾言，共黨的陸權非祇無以向東越雷池一步，而且足以隨時牽制共黨的陸權力量，間接阻遏其向亞洲次大陸的擴張，更隨時可以轉變圍堵戰略，進而摧毁共黨的陸權。

在東北亞的戰略形勢中，在島嶼戰略地理中，台灣實居於樞紐地位。東南亞局勢的變化，使東北亞的戰略價值特別突出，更使台灣的戰略地位特別重要。因為，中華民國以台灣為基地推展反共復國大業，基本上就使毛共無以鞏固其在大陸上的統治，也就基本上搖動着亞洲共黨的陸權。台灣像一把利劍，指向大陸心臟，進足以鍛入中國大陸，守足以為西太平洋作屏障，為韓國及日本安全，而牽制毛共的蠢動。

亞洲決戰地點

就整個亞洲反共形勢來說，中南半島與朝鮮半島，事實上是我國的左右兩翼，也是進軍中國大陸的橋頭堡陣地。今中南半島上的高棉與越南，先後淪陷，無異斷了我們的左臂。但仍有泰國與馬來西亞在。泰國業已面臨共黨的威脅，且內部不穩，極易遭受共黨滲透與顛覆的危險。南亞的局勢，最後的決戰點在馬六甲海峽，為了保衛馬六甲海峽，必須鞏固馬來西亞。因為馬六甲海峽為太平洋、印度洋之間，最重要的一條航線。如此一航線被切斷，則中東油源，即無法運至遠東，包括日本在內的東方國家，一切工業勢必陷於停頓，故馬六甲海峽的地位，非常、非常的重要。

就朝鮮半島來說，由於朴正熙總統的堅強領導，雖然內部仍有小的糾紛

，但大敵當前，勢必朝野團結，一致反共。且有美軍駐防前線，共黨不能不考慮美國的決心。一般說來，亞洲的重心在東北亞，因為這是美、俄、毛、日，四大勢力的交匯點，地位重要。

韓國的背後，隔了對馬海峽，就是日本。日本為一個高度工業化的民主國家，人口超過一億，不僅美國不會放棄，就是日本本身，為了自衛，亦必須堅強站立起來，協助韓國，故東北亞局勢的最後防線，在對馬海峽。對馬一旦發生問題，日本雖欲閉關自守，亦不可能。

至於台灣，孤懸海上，二十多年來，在故總統 蔣公領導之下，生聚教訓，全民一心，經濟突飛猛進，國軍實力壯大。毛共在蘇俄大軍壓力之下，且美毛之間尚有「上海公報」的約束，故絕不敢輕易啟釁，以招致覆亡。八三砲戰，敲響了毛匪喪鐘。然後有劉少奇的奪權，造成毛共多年的內亂。而台灣的軍事重點在金、馬與馬公。引申來說，則是台灣海峽，故談亞洲新形勢，重點在「三馬」，就是馬六甲海峽，對馬海峽，馬公。這是亞洲的決戰地點。退此一步，即無死所。也就是故總統 蔣公所謂「同舟一命」是也。那將是亞洲新黑暗時代的降臨，誠不可思議者也。

自由亞洲如能堅守「三馬」，則其他國家如菲律賓、印尼、新加坡等，均可安全無虞。否則，自由亞洲，尤其是遠東國家，勢將全部赤化而後已。那將是亞洲新黑暗時代的降臨，誠不可思議者也。

重申信守承諾

高棉與越南變色後，美國今後的動向，究竟對亞太地區，也就是西太平洋各國，採取甚麼立場，是重振亞洲國家團結反共，還是繼續放棄，不聞不問。就這一個問題來說，美國自福特總統以下，業已堅定保證信守對各國的承諾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，是福特總統在一個月之內，兩次談到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。第一次是四月十六日，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年會時，福特總統說：「美國重視與中華民國的關係，美國認為這個關係，『對我們非常重要』。第二次是五月六日，在全美電視轉播的記者會中，答覆一項有關一九七六年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時，福特總統說：『我們的目標在加

強韓國與美國的關係，重申我們對台灣的承諾，與印尼、菲律賓，和其他太平洋國家更密切的合作』。

五月九日，福特總統在白宮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會晤，重申美國「支持其盟國和友邦」的決心。同日，福特總統曾接見韓國國會議長丁一權，重申美國對漢城的條約承諾。

五月九日，福特總統在白宮與英國首相威爾森、澳洲總理惠特林、及紐西蘭總理羅林，分別會晤時，也曾作類似的保證。

雖然，美國在中南半島失敗，對美國的聲望有極深遠的影響。但美國的實力，美國的富強，並未因此而受損，美國仍是美國，仍然執自由世界之牛耳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退一步說，假使沒有美國介入越戰，也許越南在十年前就已赤化，何待今日。至於印尼，早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政變，就變成共黨政權。

處今之世，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立，而必須互相依存。亂起於內者，可以一國之力平定之；亂來自外者，須有賴外力之支援，但其前提條件，就是這一個政府，必先自立自強。如果內部政客爭權奪利，軍人變成軍閥，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人民生活無依，流離載道，社會秩序混亂……，不要說一個美國，就是十個美國，也救不了一個垂危的政府，金邊、西貢，可為殷鑒，中國話說：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」，確是一針見血之論。

結論

在世界戰史上，對於大陸的戰爭，海峽的控制是決定勝敗的條件。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，德國的失敗在於不能獲取英倫海峽的控制權，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初期勝利，乃是它控制了馬六甲海峽、巴士海峽、台灣海峽與對馬海峽；因而日本可以南下印尼、紐西蘭，西向中南半島、馬來半島、新加坡、緬甸，東向關島。今日亞洲反共的新形勢，已由大陸邊緣退守海隅，這正是美國海空軍力優勢所在，也是共黨之所短。故如能善加利用，則我自由亞洲各國，固守崗位，應無太大困難，並可待機以迎接新的光輝時代。